

穿過長夜的針孔

——為人類穿針的《八大人覺經》

《佛說八大人覺經》，簡稱《八大人覺經》

短短的《佛說八大人覺經》，
包括經題，亦不過僅有三百八十字，
較之於《心經》的二百六十八字，
是一部略長百字的迷你短經。

淺白素樸、不具任何艱澀玄言的經文，
卻涵蓋了南傳佛法「離欲——解脫」，
以及北傳佛法「大悲普濟——不入涅槃」的精義。



漫漫長夜，如一幅冥黑的喪布，墜落於我的眼底。
萬相擦滅繽紛的姿影，消逝於喪布之後，不復閃光，與顏色。
我，阿那律，緘封於長夜之前，無以穿透。
怎樣一種深冥、無告的闐暗啊！無岸無底、牢繫無涯。
我忍不住憫然傷痛，為同樣緘封於暗黝中的有情。

我暗黝如蚌的心智

暑風沉懨。祇樹園的芭蕉如一艘艘沉醉的舢板，低低伏伏、矮矮沉沉。

印度素馨白白的花絮，也如一窠昏倦的白鳥，張著乏弱的翅翼，欲振無力。

翅翼撲撲拍拍，微弱擦擊……不久，俱化為朵朵閃光的白點，消逝於茫倦的視野中。

意識散如葦絮……阿那律睡熟了！於祇樹給孤獨園的講堂，於聖潔的佛陀座下。

世尊的話語，如抖散的葦絮，霏白沒入昏降的巨海中。阿那律於海底的核心沉睡著，如一只安靜的貝類。

「咄！咄！汝莫睡，
螺絲蛤蚌類，
一睡一千年，
不聞佛名字。」

茫漠中，他忽然聽覺世尊以異乎平常的嚴厲責斥道：「咄！咄！阿那律！莫要貪著眠息！如螺絲、蛤蚌一樣的心神，再昏睡一千年，也不復聽聞佛陀的名字——你，究竟是為什麼而出家學道的呢？難道是為盜賊、王權所迫嗎？」

「何以一味貪睡，了無絲毫堅固的道心呢？」那月輝一樣皎潔的容光，宛若攢入泥塗、黯然噴嘆道。

我，阿那律，望著那為自身所旋入泥塗的月色——那為生命所深

重愛敬、仰望的明月，恫然心驚。一個誓言，裂碎大千，來至我的唇畔：「世尊，自今而後，即若形骸融解潰爛，如腐草、如漚泡，我亦將傾盡心魂，決不於世尊座下眠息。」

我的盟誓，如震，如雷，如天火，如沸海。

即若天毀地坼，星宿銷為微塵，大千殞為墟燼，也無所更改。

即若世尊——我心中的明月，也無能變改。

我如是長跪叉手，以眼目為睹注，斬決誓向佛座，誓向悟覺。

辦不開的長夜

漫漫長夜，如一幅冥黑的喪布，墜落於我的眼底。萬相擦滅繽紛的姿影，消逝於喪布之後，不復閃光，與顏色。

我，阿那律，緘封於長夜之前，無以穿透。

怎樣一種深冥、無告的闐暗啊！無岸無底、牢繫無涯。我忍不住憫然傷痛，為同樣緘封於暗黝中的有情。

誓如鐵石，不動轉！

然而，長夜之前，佇立著世尊慈柔的話語，如月流般，湛湛，而撫慰。

「阿那律！莫要忘記眠息！萬類不能乏於飲食。正如色身依飲食而存在；眼目，亦須依睡眠為飲食。」

我的視線逐漸模糊。毘離耶的竹葉，朶朶閃閃，於矇昧的視窗中，化為成塊成團的游魚，向八方駛去。

叢黑的游魚團塊中，世尊的話語，如月流般，輝白湧照，一遍又一遍：「阿那律，莫要忘記眠息！」、「莫要忘記眼目的飲食！」。

「然我先前已於世尊座前盟誓過。再不能撤毀前身的誓言！」我為行將不見月輝般皎然的面容而傷心；卻僅於嘴角穹起一抹竹葉般，澀淡孤瘦的微笑。

我的誓言重若須彌，堅如鐵圍，瀝血不疑！
即若世尊，也無能變毀。

孰能引我穿針？

眼底的紅絲，彌布著，宛如燒紅的鐵絲與流網。晝晝夜夜，目不交睫，我僅是張著針尖一般刺痛的眼眸，一刻也不敢息寐地，參惟著聖諦。

於我，眼前行將來至的長夜固然可懼、可怖；人類靈魂深處的長夜——那無邊的惑愛、痛苦、憎恨、傾軋、與沉淪……更更顯得黑霾荒魅、可痛而可憫。以致，我總訝異，人們懼怕著失去肉體的光明，卻坦然於心智的闐暗黑矇；畏懼著身外的丘塚，卻不瞭望身內的髑髏。

恍然於牆間壁角的地獄圖像，卻無視於內在的煉獄屠割。

我思惟著，直到長夜猝然墜落，痛楚忽然逝去。毘離耶的竹籥融入黑海，化為一片蕭蕭的潮音。

我仍思惟著！於時漲時弱的潮音中，於竿竿搖搖的竹木下。

生生死死，覓現於眼前，如一組組熾烈旋轉的齒輪，於無明的激流中，激唱尖叫。

人類的身影，亦覓現於眼前：他們手縛著手，脖頸銬著脖頸，踩著齒輪，於激流中，歌唱前進，輪迴燦滅。而繫縛著彼我的鎖鍊，是一條名為「愛執」的赤燒繩索。

那條繩索，蛇一般地，以軟膩腥甜的軀體緊緊熨貼、纏抱著他們的脖頸，將人們一次又一次拖踹至深淵與輪底。而人們撫愛、依戀著它，目光充滿了迷惑與渴悖，恍如那是一條至為希美、珍瓏的瓔珞。

竹葉蕭蕭颯颯、紛披搖落。是秋日了嗎？紛灑飄墜的竹葉在胸口、足膝，帶著寒涼的撫觸，如一芰芰幽涼的指尖。

撫摩著風涼的胸口，那裡，濯舊的袈裟露出一道蝕長的破綻。足膝、腋下，也是的。秋光中飛弛的竹葉，以狹長的眼目，為我，指出破裂的僧衣。

走回精舍，我在箱篋中摸索出針囊，打算縫補好僧衣。

究竟，一個盲了的僧侶，敞著胸口，露坐在竹林下，是一件不好的事。那將使明眼人如同瞭望見一名乞丐般的難堪。

那人固盲，卻不該以為整個世界皆已失明。

即若舉世俱已渾盲、無明，那人亦應以內在的慧眼，鑑照出自身的漏裂，以針、以線，縫補，且彌合。

縫過自身，以及此界有情的無邊漏裂。

我，阿那律，如是深惟。如是一次一次，捻起針線，意圖穿越闌暗的針孔。

一次一次地，我穿著、穿著……秋風拂嘯，指頁寒涼，我穿了又穿，試了又試……

不幸，長夜如許深邃、如許黑迷，而滯重。針孔，又如許灰細，而狹窄。

無量的穿針，竟有如一段顛危的朝聖，永永於道路險隘、黑霾處，墜落崖谷，逸失莊美的神宇。

「所有願行未滿、欲求福德的阿羅漢啊，誰能以智覺的雙眼，引領燭照，使我——這一介盲者，穿越這沉重的針孔？」勞耗絕望之餘，我忍不住於胸中低低伏禱。

一雙手，柔綿，而有力地，握住了我乏力、抖顫的指掌。

是如來！那慈厚，有力的指掌說道：「阿那律，我來引你穿針。」

我，阿那律，一時羞惶交熾，靦腆答道：「世尊，我心中喚請的，是欲求福德的阿羅漢，並非福慧圓滿，梵行嚴淨的如來。」

「菩提之樹以有情為樹根，依大悲之水而澤潤——」那淨皎如月的面容，此刻，怕是透顯著微笑，而含光煬煬的罷。那含光的微笑，宛若一道暫明的曙色，鑿破了渾沌的長夜。曙光明亮，敲著靈暗的視窗說道：「三千大千，此土彼剎，再沒有一個人較之於如來更更希求福德，更更無饜於福德——」

穿針啊，穿針！

世尊，與我。我們於是一併穿針。
如母慰子。祂以祂慈厚堅實的手掌，把捉住我童蒙穉稚的指尖。
穿針啊！穿針！
穿過生死的長夜，
穿過肉軀，靈魂的長夜，
穿過宇宙塵寰，人類紀元的長夜，
穿針啊！穿針！
以大智為線，大悲為針，
貫穿、縫補過乍青的曙色。
大覺，如是曉天。
曉天，如是大覺。

阿那律與八大人覺經——南、北傳佛法的橋樑

公元一九九五年七月，於美國明尼蘇達一所大學城短期的寄寓中，由於精勤修習「觀」法，於生命的每一瞬息、微秒，皆念念覺觀、刻刻覺照……終而抵達通宵不寐，乃至逾旬、逾月，無以眠息的地步。唯有於肉體的臨界，才矇昧有了兩、三小時緩刑般的休眠。

是一段奇異的疊合罷。房間緊鄰的右側幾間，以及甬道的另一頭，竟寄寓了一群遊學的盲生。太鄰近了！每每於趺坐中，聆聽見手杖由遠而近，聲音此起彼落，房門叩叩作響……知道，又弄錯了！他們找的是隔壁的友人。僅因長夜，而永永錯覓。

不眠如許之劇！那錯覓，竟使人心頭怔忡，宛然一種不祥的預言。我望著鏡中紅腫脹痛、瘀滿紅絲的眼眸，怦然映現的，卻是竹林中踽踽跚跚、雙目失明的佛子阿那律——這個失明的王子，是自己宿昔所未曾特別注意、研讀的。

此刻，他躡至我的生命，宛然以鏡照面，在這修行的隘口，顛危穿涉的針孔間。瞭望著懸於顛頂，行將墜落的長夜，我開始之於阿那

律，有了唇齒一同的親切，也開始深深思索、理解起阿那律——關於他的長夜、針孔，以及穿越的可能。

這些，皆得還歸經典。還歸原始的資料，和記錄。

《佛說八大人覺經》如是於瀚海中煬煬生輝。於我個人，這部經典的魅力，與其說建立於經卷自身，毋寧更源於經卷背後磅偉沉深的心魂，以及不息不朽的意志力。

短短的《佛說八大人覺經》，包括經題，亦不過僅有三百八十字，較之於《心經》的二百六十八字，是一部略長百字的迷你短經。淺白素樸、不具任何艱澀玄言的經文，卻涵蓋了南傳佛法「離欲——解脫」，以及北傳佛法「大悲普濟——不入涅槃」的精義。

《八大人覺經》宛若一座弧形簡淨的橋樑，聯接著南、北傳佛法的樞關。是五濁惡世、熾燃死生中，通向悟覺啟蒙、涅槃解脫的徑道；也是「自覺解脫」的「羅漢道」，通向「大悲普攝」的「菩薩道」的會口。自此，厭世、厭離，欲脫三界之苦的「自了漢」，騰騰化為「復還生死、入世、度世」、「願代眾生，受無量苦」的「大心大士」。

《八大人覺經》意思是，八項通向「大人」（即菩薩，大心大士）之行的覺悟。心大，即人大。生命的層次優劣，取決於「心」，不在於種族、相貌、身分、地位、威權與富貴。

八項要素，是煩惱有情，度越苦海，轉化為「大心大士」的覺知／修證準則。

是怎樣一種生命？怎樣一種心性、質地、人格、情操？足以承接、荷擔此一關鍵性的橋樑地位？使佛特別為之宣說了此「八項大人的覺悟」？以致，這是為什麼總覺得這部經典的意義，必須溯回其宣說的對象，與原點，始能真確「評比」出其平淡淺顯的文字，於瑰麗藏海中，所獨樹的關鍵地位與重要意義。

關於尊者阿那律的二三事，原始阿含卷帙繁多，梗略如下：

他因聽經瞌睡，為世尊訶斥。斬決立下：「自今爾後，永不睡眠」的誓言。其心魂獨具、專意「到底」的風骨、格力，即令世尊，也無能銷毀。不誇張願力，亦不虛發願力，是一介鐵錚錚，荷擔到底的丈

夫。(增一阿含第三十一卷，力品)

目盲而後，他恒時獨坐林渚，修持「四念處」觀，獲得天眼淨潔；諦觀群生宇宙、輾轉三世，皆如掌中花果。(雜阿含經，阿那律相應)

是這個失眼的阿那律，使得佛經兩次出現「縫綴僧衣」的鏡頭：一次由世尊為之親手穿針；一次則由世尊引領整座僧團——阿難、大目犍連及八百比丘僧伽，為之裁製僧衣。這個縫衣的盛大場景，由世尊親自展布、裁割，八百比丘共同捻針、縫紉、補綴。「這件僧衣，世所稀有！能使世尊與八百比丘共同裁製一件僧衣，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所無有。唯阿那律尊者堪得！有甚深的威神福德之力。」僧衣新成，世尊稱嘆道，令阿那律為八百比丘宣說法要。(中阿含經第十九卷，迦絺那經)

也是這個阿那律，他的慈悲澤及微細蟲介，所緣修的慈心行門是：「心與慈俱，緣想、遍滿一方，慈悲成就，則緣想二方、三方、四方……乃至四維上下，及至慈心圓澈，悲攝一切世間，塵宇大千，極廣極大，無量善修。」至今，他所流傳的「慈悲觀」仍是大乘教法擴大心量、對治瞋恨，緣修慈悲所恒常使用的法門。(中阿含經卷第四十八，牛角娑羅林經)

許正由於這份炯特、殊異於其餘聖者的無量悲心和拔濟願力，使得阿那律特出於諸阿羅漢中，成為「羅漢道」迴向「菩薩道」的有力橋樑。一個關鍵，與轉捩。沒有具足的意志，與決心，則此願難成！

《八大人覺經》源起於南傳《八念經》(中阿含經第十八，八念經)，彼時，林渚中獨坐思惟的阿那律悟覺了道諦的七大覺知，即「無欲、知足、遠離、精勤、正念、定意、智慧」。如來前往讚歎，為之補充「第八覺知」——即不戲論、戲行。同時，集結比丘，詳為解說此「大人八念」。

南傳《八念經》以「離垢解脫，自證涅槃」為究竟。北傳《八大人覺經》，則階第井然，由初發心凡夫地的觀察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，四大苦空，五陰無我」開始，從三法印、四諦、五蘊、四念處的諦觀思惟，建立自我解脫的途徑，終而「梵行高遠，慈悲一切」——

以自證的法身，協助器界有情也圓證法身，齊登涅槃。從第一覺知至第六覺知，不離於羅漢道的「出離關要」，第七覺知，則作為中界，由「厭離五欲過患，守道清白」轉至「梵行高遠，慈悲一切」，終而為第八覺知「大乘菩薩道」的「願代眾生，受無量苦」。

八大覺知，階梯湛明，地磐穩固，是以羅漢道為基點，而向菩薩道的開展。

它是世尊向失明的阿那律所示的「穿針」之要：穿過生死長夜，穿過人性闖暗的針孔。

先穿過自身的，而後再協助一切有情「穿針」。

針孔亟幽、亟微、亟細、亟密！每一悟覺的有情皆必須如實跋涉，如實尋覓，與穿越！

竹風拂娑。不知道為什麼，孤獨竹林，參惟、涅槃於竹林間的阿那律，總令人浮想起同樣悅好竹林、以清曠竹風為背景的觀自在菩薩來。或許，源於同體無量無盡的悲心。

然而，即若觀自在一般的悲慈，也從毛茨土階的第一步起始。老老實實、清簡平淡、厚土厚根，自觀察「生滅變異、虛偽無主、心是惡源、形為罪藪」，依「出離」為首，建立心解脫，自解脫。

依自解脫，而迴向有情，建立同體的解脫和證覺。為人類穿針，且從自我的醒覺，和穿針開始。

一九九五年，如同一個遙迢滅度的過去生。那不眠的觀修，也是一個窄狹、灼熾、痛楚的針孔，卻與一位偉岸的心魂滂然相遇。於竹杖、哨笛、音聲間……

竹風娑娑。